

大江湖系列是国内首部以真实案件为背景的刑侦法制系列小说，以各具特色的刑事大、要案为背景，其故事鲜为人知，其人生叹为观止。这是一部上个世纪刑警队长的呕心之作，从案件而言，都是作者曾亲历亲闻的大案要案。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大江湖系列足以称之谓新时代的“警世恒言”。

大/江/湖/系/列/之

缉毒

江公/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大/江/湖/系/列/之

缉毒

江公/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江湖系列之缉毒 / 江公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201-09288-1

I. ①大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9843号

大江湖系列之缉毒

著 者: 江 公

出 版 人: 黄 沛

责任编辑: 陈 烨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6开 印张: 17 字数: 230 千

印 刷: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1-09288-1

定 价: 32.80 元

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目 录

- 第一章 神秘毒贩 \ 1
- 第二章 少年江湖 \ 17
- 第三章 情感枷锁 \ 35
- 第四章 远方来客 \ 49
- 第五章 同命相怜 \ 65
- 第六章 闵老丈之死 \ 79
- 第七章 立案侦查 \ 93
- 第八章 明月山庄 \ 107
- 第九章 意外的突破 \ 125
- 第十章 铁拐入狱 \ 143
- 第十一章 夺命债务 \ 155
- 第十二章 花花世界 \ 167
- 第十三章 惊天大案 \ 183
- 第十四章 520专案组 \ 191
- 第十五章 真假牌照 \ 205
- 第十六章 中流砥柱 \ 217
- 第十七章 友情漩涡 \ 225
- 第十八章 法网恢恢 \ 235
- 第十九章 职责与使命 \ 257
- 尾 声 \ 267

第一章 神秘毒贩

1

夜凉如水，密如繁星般的灯火在寒凉中颤抖，散发出令人心慌的光晕。

丁凡站在车站调度室半圆形的玻璃窗前，如水的凉意在他心头徘徊，挥之不去。黑暗中，他能感受到上百的武警、刑警、铁路员工的眼睛都在盯着他。

什么叫作风口浪尖？大概这就是风之口、浪之尖，尽管这里无风无浪。

刑警支队长相平向他走来，附耳道：“局长，再有五分钟，一列北京的客车要进站！”

偌大的春江火车站，无数闪亮的铁轨，无数的机车，还有这不停闪烁的信号灯、扳道灯、照明灯似乎都在向他发送一种冲击波：快点、快点！每秒钟的损失都十分恐怖。

上百的武警、刑警占据了所有的制高点，冲锋枪、轻机枪在各个角落窥伺着火车站的扳道房。而狙击手早就不耐烦了，他们要求攻击的信号频现。可丁凡还是不下达攻击的命令，当然，主要的是他不能。

为什么？

人命关天！车站的扳道房里不仅有疑犯还有扳道员，一个被他劫为人质的铁路员工。任何攻击都可能误伤那名人质，这是丁凡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，也是他的职业素养所不允许的。

前方的大喇叭还在喊叫：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只有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赶紧出来投降吧！晚一分钟就加一分罪，你将会自绝于人民。

缉毒

那喇叭很大，藏在一幢建筑的后面。

突然，“啪”的一声枪响，大概那飞出的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喇叭。瞬间，喇叭如卡了壳一样，停止了喊叫。

就在这时，另一个嘶哑的声音喊起。没有了大喇叭，那声音在人们屏住呼吸的现场谁都听得很清楚：“叫你们当官的来，只要是说了算的，一句顶一句，我们可以谈投降的事。现在，我数十个数，如果你们当官的还不来，我就先毙了这个铁路的。”

紧接着一声惊叫，大概是那个扳道员受到了攻击，发出了凄惨的一声惨叫。

事情已经很明白了，那个疑犯要孤注一掷，此刻丁凡再一次感受到了现场上百号人的目光。严格地说，只是感受！因为他站立的这个调度室里除了铁路的值班员，只有相平和他。

“我去，局长！”相平低声说。

他的个头很高，大概1米9，较瘦，公安局内部称他“仙鹤”，他的两条腿也确实够长的。他的头上有些秃顶，大概这是聪明绝顶的意思。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的相平也的确聪明，才三十多岁就力压群雄，成为春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长。

突然，那嘶哑的声音又起：“丁凡，你没听到？我叫的就是你，你不过来我谁也不谈。”

奇怪了！

据春阳分局的报告，这个毒贩子是个南方来的旅客，是被民警在查夜中偶然查到的，他怎么知道丁凡的名字？

在这个百万人口的春江市，丁凡只不过是公安局的副局长。当然，局长刚刚调任，他现在主持工作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是副局长，但是是一把手。

这个毒贩真是不可小视！春阳分局一个民警就是因为没想到，竟然死于他突然拔出的枪下。

身临其境的丁凡今天深有体会，敌我之间真是犬牙交错！可是，他只能体会却没有时间去品味。因为，扳道房里那个嘶哑的声音已经在开始喊数了。

“一、二！”

伴随着他的喊声，远处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火车嘶鸣！那汽笛的叫声撕裂着天空，震荡着大地。依稀间，丁凡能看到他面前灯光下闪亮的钢轨也在颤抖。他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，子夜一点。

他的背后，数百万人口的春江已进入安睡状态。他推开相平向外走去，相平紧走几步，将腰间的七七式手枪插在他的裤腿里。丁凡却拔出来，重新递给相平，同时他摇摇头：“不用！”

距扳道房还有几十米，丁凡眼前黑黝黝如怪兽般的小房子里突然射出一枪。火光一闪，那颗子弹带着一种怪叫从他的头顶飞过。

丁凡站住了，他叫道：“你慌什么？我是丁凡，我来和你谈谈！”

他的声音刚落，一道强烈的灯光从扳道房中射出，丁凡浑身上下被罩进这个逐渐放大的光柱中。疑犯非常有经验，他使用扳道员的手提灯，可他自己仍然隐蔽得极好，惊恐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扳道员被他挡在身前。也许，他知道狙击手的狙击步枪就在某一处，而且，准星、缺口、枪口三点一线正在寻找他的头颅。

“举起手来！”疑犯发出口令！

丁凡照做！

“掀起你的衣襟，将手枪放到地上，拽起裤角，脱鞋！”疑犯非常苛刻，一道道命令在灯光后面传来。

丁凡不疾不徐，按照他的指令连续地照做。

在明亮的灯柱下，丁凡感觉自己似乎要被扒光。终于，那黑暗中的疑犯喊道：“举着手，过来！”

丁凡虽然做好了准备，但疑犯的动作却十分迅速。在他走进扳道房的一刹那，疑犯推开了那个惊恐万状的扳道员，一把搂住丁凡，冰

缉毒

凉的枪口就指向了丁凡的太阳穴。

“告诉你，别耍花招，命令你的部下，准备一辆吉普车。然后，你陪着我，我们一起潜逃！”黑暗中，疑犯的嘴里有一股恶臭。

丁凡被他抱住脖子，发音有些困难，但他还是喃喃地说道：“好，我同意！”

疑犯抱住他，将他推向窗前。

丁凡的个头不算矮，有一米七几，那个疑犯和他差不多。在移动的过程中，丁凡感觉出他有点儿精疲力竭，只不过在做最后的挣扎。

是的，从案发到现在已经是好几个小时了。疑犯逃离旅店，又被赶到的110巡警大队截到这儿，他也付出了大量的体力。只不过，这恐惧和对于生的希望还在支撑着他。他那条抱住丁凡脖子的胳膊转动时会出现瞬间的痉挛，丁凡已经感受到了。但他尽量地表现出软弱，两条腿似乎在地上拖，对着窗子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：“听着，我是丁凡，给他准备一辆吉普车，放到出站口。”

黑暗中没有回响，丁凡又重复了一次。这一次有了回音：“是，丁局长，我们马上准备，大约15分钟。”

这是相平的声音，丁凡明白，15分钟后，相平会带着他的刑警冲向这里。

“兄弟，你勒得太紧，松一松，让我喘口气。放心，用不了15分钟，他们就会准备好车辆。”丁凡用柔软的有些求情的声音说道。

也许，丁凡一系列表现让疑犯有些放心。也许，丁凡软软的拖地的双腿，让疑犯判断出他是个软蛋。也许，长时间的紧张，发现了生的可能让他兴奋。总之，15分钟后会有车的消息让他放松了不少。原来紧紧勒住丁凡肚子的手臂松动了，而且，那支顶在丁凡太阳穴上的枪口也挪开，并且垂了下来。

他检查过了，丁凡的身上没有武器，他完全可以在零点几秒重新将枪口顶向丁凡，并且瞬间扣下扳机。

在黑黝黝狭小的扳道房里，他是主宰，而手握重兵的丁凡仅是他的肉盾。对，肉盾。大概是疑犯也想到了这个词，黑暗中丁凡能感受到他得意的神态。他不能不得意，尽管外面枪支林立。可这里有他们的局长，有他们的总指挥，他们却鞭长莫及无可奈何。

然而，人最怕的就是大意。这个凶悍的疑犯就是太大意了。不是因为大意他也不能在旅店里被民警发现。也许，这就是他的性格，而这性格是永远无法改变的。

可有时，大意是要人命的，此刻就是这样。疑犯虽然可以用零点几秒重新抬起枪管，锁住公安局长，可丁凡以闪电般的动作在零点几秒之内已经击飞了他的手枪。

丁凡的所有伪装这个时刻全部抛掉，他调动了他身体的全部神经，调动他的每一根肌肉。他完全没有了腿软拖地的状态，反而是如压紧了猛然松开的弹簧一样，“嘣”的一声爆发了。

疑犯也没有料到，一个公安局长会有这么迅捷的动作。可他哪里知道，丁凡武警出身，曾经是全省散打第一名，拳脚功夫十分了得。当他释放出所有的信号来麻痹疑犯时，他就已经观察出了疑犯的体力已经透支，无非是最后一点儿信念在支撑着他。当他看到希望之后，必然会放松，这种放松是致命的，短时间再想重新凝聚那是不可能的。

果然，丁凡一击中的，突然扬起的飞脚准确地击中疑犯的手腕，他手中的左轮手枪被打向空中。与此同时，丁凡挥动的铁拳已经赶到。只听仿佛是骨头断裂的声响，令人毛骨悚然，那疑犯几乎被打向了空中。

疑犯落地，“嘣”的一声，扳道房里是水泥地，那声音很重。刹那间，扳道房的门被撞开，相平当先一步冲进，手中是一支79式微型冲锋枪。那漆黑的枪管迅速地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他身后冲进的警察打亮手电，也转了一圈。

不管是光柱还是枪管都没有找到目标，因为，目标在地上！丁凡

缉毒

用足力气的一拳，让疑犯吃足了苦头。

发现了在水泥地上蠕动的疑犯，相平叫道：“铐起来！”

立刻，两名民警甩动手铐上前抓住疑犯的双手。突然，一个民警叫道：“好像死了！？”

“什么？”丁凡一头雾水了，再怎么重也不可能一拳打死个人吧？鲁智深也得三拳哪？他急忙上前，在疑犯的鼻子处一探，果然，一丝呼吸也没有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丁凡命令开灯！民警们打开扳道房里原有的灯火。

这个时候，人们看清了，疑犯的鼻孔和嘴角都流出了鲜血。

相平上前一步，蹲在死者面前，翻了翻他已经变得僵硬的尸体。一把抓住那个疑犯穿的皮夹克的衣领：“局长，这里！”

丁凡上前一看，原来，那个皮夹克的衣领上有牙咬的齿痕。丁凡明白了，衣领里肯定是暗藏了毒药，原来这毒贩竟然抱了必死的决心。

“好，交给技术处，进行尸体检验，务必找到进一步的证据。最好能找到他的身份证明，以及其他的线索。”丁凡下达命令。

丁凡有些懊恼，他是半夜从家中被电话叫醒的。春阳公安分局只是说了大概的情况，这个疑犯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接触的都是什么人，一切都不清楚。可现在，这些线索还能找到吗？随着他的死亡，很多线索将会中断。

相平挺立身躯，小声对丁凡说道：“放心吧，局长，我马上安排。那边春阳分局还在为死亡的民警办理后事，家属要见你。”

听到这话，丁凡心中更加沉重。一名部下，一名公安民警，据说还很年轻，生命就这样消逝了，一个家庭就这样破碎了。他身为他们的负责人，心中如何不悲痛……

2

回到春阳分局，春阳分局的教导员刘敏利迎了上来。他附耳向丁

凡报告：“丁局，小陈的遗体停放在会议室。他的妻子乔芬芬要见你，你见不见？”

“怎么还见不见？我们应该早些去看她。”丁凡回答道。

丁凡在局长马俊德和刘敏利的陪同下，走进了庄严肃穆的分局会议室。这时的分局会议室就两种色彩，黑和白。民警小陈的遗体躺在花丛中，遗体上覆盖着一块白布。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他的妻子都悲痛地坐在他的一侧，看到丁凡进来都站了起来。丁凡先是规规矩矩向小陈的遗体鞠了一躬，又绕过遗体和他所有的亲属握手。

丁凡和小陈不熟，但春江市公安局一把手的亲自到来，还是让小陈的家属很感动。他的父母都六十刚出头，身体还很好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他们此刻是最难以承受的。丁凡握着小陈父亲的手，看着老父亲的眼泪唰唰地往下淌，心头禁不住一阵阵发酸。说什么呢？面对此情此景，丁凡觉得语言是最乏力的。

面对殉职的民警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尽可能多地给死者一些荣誉，也许这是丁凡能做到的对死者的最大安慰。

陈新民的妻子乔芬芬要和丁凡谈谈，丁凡将她引到分局局长室。他亲自给小乔倒了一杯水，让乔芬芬坐在他的对面。乔芬芬长发披肩，此刻也是悲痛欲绝，一脸泪痕。但她语出惊人：“丁局长，我要接小陈的班！”

丁凡虽然有点思想准备应对家属的极端情绪，但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他有点儿不知说什么好，头几年虽然在其他兄弟市县公安系统中出现过类似问题，也得到过圆满解决。但那是受当时历史条件、具体情况所限。可现在，丁凡觉得很难回答。拒绝？家属在最伤心的时候，岂能让她雪上加霜。不拒绝？显然这个提法不是太合适。丁凡稍停了停说：“这样，我们先把小陈的事忙活完，咱们再谈。”

这样的回答，显然乔芬芬是不太满意。她又说：“丁局长，我们家住的房子太小，这回小陈一走，我一个人更害怕。局里能不能考虑

给换一个单元？”

这次乔芬芬提的问题让丁凡有些不满意了，丈夫死在工作岗位上是一种光荣。可要用这荣誉来和组织讨价还价，简直是对死者的一种亵渎。丁凡从心里有些看不起这位满脸梨花带雨的女士了。但他仍用很诚恳的语调说：“局里将尽量考虑这个问题，过几天，局里集资的家属楼看看能不能给你调一下。”

对于丁凡的这个回答，乔芬芬还是感到满意的。她又泪下如雨、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小陈这一走，我们成了孤儿寡母。孩子的学习原来就不好，我总想给他换个学校。小陈一天穷忙，一直也没办妥。我想局里从公家角度帮忙联系一下，能不能好办点？”

“你想上哪一座学校？”

“星星草。”

丁凡知道，那是一所私立学校，教学质量属实不错。丁凡没犹豫，他回答说：“这件事，我让政治处齐主任给你办。孩子上学的学费，局里争取资助一些。孩子受教育是大事，尤其我们的警察，子女更应该有良好的教育。陈新民为公牺牲，他的子女，我们一定要负责。”

丁凡的话说得不容置疑，乔芬芬也感到很满意。她站起来给丁凡鞠了一躬：“谢谢丁局长！”说完，她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

看着她走出的背影，丁凡突然感到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一个年轻女子，突然失去丈夫，这是多大的打击？不管是警察还是普通人，都是难以承受的。向组织提点儿要求，不为过。他正考虑让政治处调查一下，乔芬芬在哪个单位工作，受过什么样的教育，够不够做警察的条件？如果够，能考虑还是尽量考虑。

丁凡动了恻隐之心，刘敏利推门走来，他俯身向丁凡说：“丁局，小陈父母住在红霞路。最近要动迁，他们还没找到地方，就接到了一个拆迁通知，三天内不搬就要强制拆迁。”

“强制？这么蛮横！谁呀？”

“听说是一个叫纪彬的，是一个拆迁公司，在我们春江很有能力。”

纪彬？是他！丁凡记起他曾经听智得昌说过，纪彬是在干拆迁，而且干得不错。丁凡似乎陷入了深思之中。

刘敏利看丁凡没说话，可能觉得话说得不好，就又补充道：“小陈的父母不想说，可现在小陈刚死，哪儿有工夫动迁哪？能不能让他缓一缓？”

丁凡想了一会儿，他知道这件事他给纪彬打个电话就可办。但这样一来，就成了一件他们个人之间的私事。于是他说：“那样，你明天去一下。以局里的名义，将情况和他们解释一下，让他们稍缓一缓。有什么情况再和我说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让老人露宿街头。”

“是！”刘敏利回答道。

刘敏利想转身离开办公室，又转过头来：“丁局，你到宿舍里躺一会吧！天快亮了。”

丁凡向刘教导员点了点头，意思是你不用管了。刘敏利在关心他，但丁凡从心里想，一个民警走了，作为全局的最高领导，坐在这里陪着，是职责所在。

丁凡不太会抽烟，但现在他一根接一根地抽了起来。

春阳分局是春江公安局的一个大分局，它管辖着春江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段。从火车站到红霞路，大规模的国营商场就三个，还有一个最大规模的自由批发商场。这里寸土寸金，每平方米都价值连城，土地像黄金一样闪光。纪彬要拆迁的红霞路应该属于最后一段要拆迁的地段。从此，这里耸立的将是现代化的高楼峻宇，它的形象要和世纪并行。

丁凡明白，这是必然，历史的必然。可所有的一切，完全可以和平有序地进行，纪彬为什么要整得这么激烈呢？他对这个多年不太接触的兄弟有点儿不解。

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起南宫燕，前些天她给他打电话说要找机会

缉毒

聚一聚，好久没有联系了。也许，是应该聚一聚了。这人的关系和酒的温度差不多，时间长了就得温一温，否则就容易凉。

他想起他上中学时经常和南宫燕一起去上学。他们并肩走过南湖大路，被一伙小流氓堵住去路，领头的一个是个瘸子。他拄着一个拐杖，大声喊着：“把这对小破鞋扔到湖里去。”

好一场殴斗，那次丁凡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可他眼睛发红，疯子一样至死不服的神态吓坏了瘸子。他一声令下：“撤！”他们就像一群鸟儿一样，来得快，散得也快。一伙人将瘸子抬上三轮，蜂拥而去，扔下躺倒在地上的丁凡。南宫燕将他扶起，当时，南宫燕痛惜的样子让丁凡至今难忘。后来纪彬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二话不说，叫上一群他的弟兄，没让丁凡参与。当晚，他们不知通过什么办法，找到了瘸子的家。没有悬念，从此，丁凡和南宫燕走在南湖大路，再也没人找事。而且，这个瘸子再也见不到了。

这事南宫燕不知道，可纪彬当着丁凡的面炫耀过，丁凡心里还是相当感激的。他知道，纪彬从小就喜爱摔跤和拳击，周围不乏崇拜者。那股王者之气，是纪彬与生俱来的。现在他能在红霞路干上动迁，他心里明白，这个比他小一岁的兄弟仍然能力不一般！

天放亮了，三楼的窗口染上了亮色。丁凡拭去了睡意，他到卫生间里用凉水抹了抹脸。刺骨的凉意使他清醒了许多，他晃晃头甩了甩水珠，想下楼去看一看会议室的陈新民。

一阵杂乱的楼梯响传来，相平队长和他的刑警踏上了三楼。

看到这些工作了一夜的刑警，丁凡拉着他们的手返回了办公室。

相平支队长一夜没睡，眼睛稍有发红。平常在局里，丁凡主管刑侦，因此相平和丁凡走得很近。他很自然地搓着手和丁凡说：“没找着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就是一个手机，不知能不能说明问题。”说着话，相平递给丁凡一个老式诺基亚手机。

丁凡接过来，他发现这是一款很普通的手机，甚至可以说是已淘

汰的类型。他问相平：“这能说明什么？”

“在里面我们发现了一部分本市的电话号码，大概是死者联系过的。不知能不能查出什么？”

丁凡按相平的说明调了一下电话的通信记录，里面的一个号码引起了丁凡的注意。那是85288888。

他知道，如此醒目的号码不是谁都能拥有的。当然，他更知道，这是鸿业集团老总的电话，也就是说智得昌办公室电话。真没想到，一个晚上好几个事牵涉到他童年的玩伴……

他想了一想，将电话递给相平：“按照刑事侦查的程序，展开调查。不管涉及谁，该怎么查怎么查。”

3

应南宫燕之邀，进入人流鼎沸的生态园，丁凡心中竟然涌起了一种陌生的感觉。

什么原因呢？也许是那个电话号码，也许是时间长了没见，反正是在刹那间，丁凡产生了这么一个感觉。

首先让他感到陌生的是纪彬，甚至连南宫燕和智德昌都变得迷茫起来，童年的朋友，从小长大的兄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。这是为什么？

雅间里最先向他伸出手的就是纪彬：“二哥，想死小弟了。”

声音不缺真诚却透着一种逢场作戏的意味，特别是他身边浓妆艳抹的一个女子，更让他觉得这个老三与众不同。

他长发齐耳，肩宽腰阔，臂长手大。握住丁凡的手似乎在传递着他的力量。丁凡不甘示弱，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摇了摇：“想我也不给我打电话，还赶不上大哥和小燕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我害怕我这个无业游民，二哥不给面子。”

“谁说的？今天你埋单就完了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这点事就让小妹办就完了。只要哥哥们能来，小

缙 毒

燕脸上就有光了。”南宫燕赶紧说道。今天她穿着一套米色的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抬手招呼所有的客人入座。

丁凡情不自禁地向她多看了一眼，这个小燕曾是他心中的偶像，但他始终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。他们没结婚时是这样，等她和老智离婚后还是这样。现在小燕也是38岁的人了，而他丁凡正当不惑，什么时候他们的情感会有个了结呢？

“怎么没把嫂子带来？”南宫燕一笑露出她的一对虎牙，明知故问地对丁凡问道。

丁凡摆摆手并不解释，他在公开的场合从来是不带家眷的。这里的人中，唯一有纪彬带着一个女子。

“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一下。”纪彬拽着那女子，“小丽，林丽丽。我的朋友。”

丁凡坐在椅子上欠了欠身，没有理睬林丽丽要伸没抬的手。他对这个女人印象不好，不只因为纪彬拽她时她扭了扭身，更主要的是这女人打扮得太俗。可林丽丽倒没计较丁凡的态度，而是挨着丁凡坐在他的一侧。这使丁凡更不高兴，按年龄这应该是智得昌的位置，按照心里的希望，他是想让南宫燕坐在那儿。

纪彬何许人？一眼就看出了丁凡的不高兴，他召唤林丽丽：“小丽，你坐这儿，那是东道的位置，你坐你拿钱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，笑声中林丽丽换了位置。她嘴里不服：“讲究什么呢？”

纪彬脸色一沉，再没多说。林丽丽看着纪彬的脸色，再也没了动静。其他的人也不管这些，纷纷落座。结果，智得昌和南宫燕一边一个挨着丁凡，纪彬和林丽丽打横作陪。

这里叫生态园，顾名思义是一片自然生态的意思。整个大厅里鲜花绿树，小桥流水，别有景致，别有趣味。这独出心裁的设计，使春江市的人趋之若鹜。大厅里已坐满了用餐的人群，声音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宁

静，雅间则自然清静许多。这南宫燕是春江电视台的主持人，也算春江的名人。否则，在这个地方占上一块净土，那是要排三天队的。

“来吧，二哥！我们还是来点儿洋的？”南宫燕也叫丁凡二哥，她问丁凡要喝什么酒。

丁凡说：“不了，还是来点儿啤酒吧！”

智得昌顺着丁凡：“行，小燕也不能喝。来点儿啤的就来点儿啤的。”但紧接着他又看了一眼纪彬：“老三来点儿白的，给他上一瓶泸州老窖。”

纪彬说：“吃肥牛，涮火锅。来什么啤酒呢？我们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除小燕外，都喝白酒。”

这几个人中数智得昌年纪最大，脑门也最大，亮亮的脑门反射着灯光，也反射着他的智慧。他今年41岁，已是鸿业集团董事长，春江市的百万富翁。他听了纪彬的话说道：“也好，就照老三说的来吧！”

服务小姐用托盘托上来两瓶泸州老窖，给南宫燕要了一瓶啤酒。南宫燕要给林丽丽也上一瓶啤酒，林丽丽摇摇手说：“我喝白的。”

纪彬这才放下黑着的脸说：“怎么的，瞧不起我们丽丽？小心把你们男爷们撂倒。”

无疑，林丽丽的决定鼓动了酒桌上的气氛。她还格外愿意单挑丁凡：“二哥，我们第一次认识，今天又是我们燕姐给你摆的场，我得单独敬你一杯。”

丁凡经验老到，他想不接林丽丽的这杯酒，可面子上又过不去。他稍想了一想，说话了：“你是纪彬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你这杯酒绝对不能单敬我，要敬先敬大哥和今天的东道主小燕。然后再敬我，敬我多少我都喝。”

“好，二哥，一言为定！”别看林丽丽染着金黄色的头发和银色的指甲，说起话来非常爽快。

为了助兴，林丽丽和南宫燕单喝的时候，小燕也换了一杯白酒。